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混合战争视野下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

■张长生

在战争制胜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战争如何演变,这一条永远不会变。随着现代战争形态愈发向混合战争演进,战争的内涵正在由单纯军事领域对抗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等综合运用拓展,战争界限更趋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指挥程序更趋复杂,对指挥员能力素质要求更高。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混合战争新特点新要求,尤其要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上加大力度,把握主动。

引言

混合战争攻心夺志特征明显,对指挥员政治品质提出更高要求

混合战争中非军事手段使用频繁,敌我双方通过持续展开认知攻击、信息攻击,力求从目标方内部分化其政治力量,迷惑对手心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必然是敌方“心理破袭”的重点。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通过采取重金收买、短信恐吓等手段,策反、拉拢、分化了大批伊军指挥官;克里米亚危机期间,俄军招降了包括乌多名高级将领在内的中高级指挥官,对冲突进程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尽管混合战争平战界限相对难以划分,但对指挥员的心理防护必须不断强化且贯穿始终。

的招法战术,夺占法理斗争主动权。

混合战争全域融合特征明显,对指挥员综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混合战争概念的基点源于应对现代安全威胁的复杂性。战前战后都需要动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综合应对;军事对抗阶段,战场空间由陆海空天电网等立体复合构成,联合融合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层次更深。纵观21世纪以来的几场战争,敌对双方都不同程度综合运用了金融制裁、石油禁运、舆论攻防等各种手段。结合现代战争的混合特点,迫切需要提高指挥员运用多领域斗争对抗工具制胜战争的能力素质。

强化思想培塑。混合战争心理攻势重点在于引发目标方特定人群产生意识形态领域分歧,进而导致思想分裂。对此,我们应充分整合网络、课堂、媒体等各类教育力量,把握时效讲好“大道理”,组织指挥员对舆论攻讦等进行辨析剖析、复盘研讨,厘清谣言“套路”、找准诱导“陷阱”,从而提高应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敏感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政治敏锐。

重视法理攻防。这是混合战争心理攻势的新动向,以期通过法理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对方战斗意志。对此,应强化指挥员运用法理武器反击的能力培养,院校教育应普遍开设法理攻防相关课程,演习演训应嵌入法理战相关要素,围绕可能作战对手群体思潮、心理倾向、法理漏洞开展体系研究,紧盯其内部矛盾短板,预研发起法理攻势

员跨域作战行动短板,促进演训成果与战场指挥无缝链接。

混合战争科技赋能特征明显,对指挥员科技素养提出更高要求

技术上的进步可以强制地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混合战争之所以能够从理念走向实践,在信息化智能化战场上大放异彩,根本动因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手段迅猛发展。从外军历次战争实践看,其创新性战法战术都离不开新技术的驱动。近年来,外军提出“快速决定性作战”等理论,开发“多域战”“马赛克战”等作战概念,其核心支撑就是基于垄断性质的科技优势。时代变了,技术条件变了,所有这些变化,都强制地要求指挥员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科技素养。

突出常学固基。着力提高各层级培训高科技知识及其现代战争应用课程比重及质效,建立定期送课机制,常态聘请顶尖新城新质专家、高端科研团队赴战区、院校送学授课。选送指挥员定期赴科研院所、高新企业参观见习,参与科技年会、学术论坛研讨观摩。将科技素养考核纳入指挥员选拔考评体系,将送学培训阶段考与职业教育常态考相结合,跟踪发现、超常使用指挥合一的优秀指挥员。

突出常研析理。组织指挥员深入研究混合战争科技赋能战例战法,积极探索科技发展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影响,不断增强对战争制胜机理的理解掌握。建立指挥员开展高科技军事应用课题机制,围绕最新科技成果融入混合战争体系深化课题研究,使指挥员能够紧跟科技发展步伐,抢占新军事革命制高点。

突出常用强能。搭建“指挥员+科学家”团队科研平台,围绕多域联合效能提升、战场冗余信息筛选等混合战争指挥突出矛盾开展联合攻关,探索运用新技术手段解决现实问题,不断强化指挥员对科技赋能的理解认知。有针对性地安排指挥员参与新科技、新装备联合开发,既促进项目聚焦实战,又促使

指挥员加深理解科技之变,全维提高指挥员科技应用水平。

混合战争“蝴蝶效应”特征明显,对指挥员控局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战争最确定的一点就是其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混合战争在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支撑下,不同领域关联耦合度增强,一次不起眼的局部战役、战术行动,一次偶发的舆论、外交事件,往往都可能经过多领域多层次发酵放大后,成为影响战局的“黑天鹅”事件。混合战争瞬息万变的态势,内在要求指挥员须具备过硬的控局能力,能够随时掌控战争局面、研判战场情形、谋划指挥作战。

强化战局预判能力。着眼混合战场多域信息呈几何量级增长的现实,加强复杂系统信息筛选能力培育,抓实战场信息情报研判作业,不断锤炼指挥员捕捉主要矛盾、祛除冗余有害信息的能力,全面提高把握对手企图、预测战局发展的本领,为科学稳妥筹划指挥战争打下基础。

强化危局应对能力。认真梳理多域发酵引发的突发情况,预置应对方案,利用课堂辅导、联合研讨、课题训练、综合演练等方式,促使指挥员了解应对原理、熟悉应对程序、掌握应对方法、提高应对能力。健全完善善战善推演系统,突出对心理、士气等非规范因素的开发利用,组织指挥员利用战争“预实践”验证作战方案、完善体系机制。

强化主动塑局能力。紧盯混合战争“先入为主”的特点规律,突出培养指挥员从军事、舆论、心理、法理等多领域发现敌方弱点、主动出招塑造我态势的能力,在混合战场上能有效调动对手,力争能够以我之行动牵引敌方之行动。着眼顺畅指挥机制,厘清职责界限、理顺联合程序、统筹矛盾攻坚,使指挥员学会运筹各类资源、整合各种力量,实现快速塑局控局目的。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观点争鸣

作战概念是设计未来战争、牵引作战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能够为制定作战条令、发展规划等提供重要支撑。实践证明,前沿作战理论的重要性与风险性往往相生相伴。因此,作战概念越受重视,越要在开发阶段避免陷入误区,最大限度地消除可能在未来军事实践中引发的风险。

“自我中心”式误区。作战概念开发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作战领域遇到的现实问题,关键是服务于联合作战全局。但概念的开发通常属于某一群体,往往更强调与本群体相关领域能力的发挥。如果这种思维渗入开发环路,得出的作战概念就难免以自我为中心,不但难以解决面临的问题挑战,反而可能削弱联合效能甚至影响联合作战全局。例如,由美海军首提的“空海一体战”概念,本意是要解决联合部队“离岸控制”等问题,但由于解决方案过分强调其他军种为海军服务,实际上成了“海军中心战”,使得其他军种能力难以有效发挥。后续出台的美空军“空天赛博一体”、陆军“多域战”,本质都是强调本军种“包打天下”。这些“自我中心”式的作战概念忽视了联合效能,激化了军种矛盾、消耗了人力物力,大多在验证推广过程即遭遇瓶颈。避免“自我中心”式误区,应该站在联合作战的全局实现“去自我中心化”。作战概念开发应从联合层面进行宏观统筹和整体考量,客观评估单一军种的能力边界、准确认清作战问题的现实需求,打破“自我中心”的底层逻辑和思维惯性。

“刻舟求剑”式误区。作战概念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然受到传统军事理论的影响。需要警惕的是,传统军事理论积累的成功经验,可能会影响作战概念开发者科学把握战情、战性和战场环境的时代变化,不自觉地教条化沿用已有方案,最终导致“新”作战概念经不起实战检验。以美军“基于效果作战”概念为例,通常被认为是继富勒“瘫痪攻击”思想、约翰·沃登“五环目标论”之后最为重要的现代战略瘫痪理论。该作战概念于2001年正式提出,2003年运用于伊拉克战争。但却于2008年被时任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詹姆斯·N·马蒂斯废止。经专家分析,“基于效果作战”被放弃的原因至少有两条:一是该理论低估了战争不确定性,无法满足日益突出的非正规作战的需要;另一点,则是很多专家质疑战略瘫痪理论的作用,甚至建议美军远离战略瘫痪理论。从中不难看出,“基于效果作战”概念被放弃的很大原因是,它已经不适合美军对战争形态的判断以及美军作战行动的需要了。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军事理论唯有常新,军事实践才能常青,理论积淀越深厚,越要警惕“刻舟求剑”式误区。研究开发作战概念,应当洞察世界军事发展,把握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善于用时代的变量打破传统的束缚,用思想的解放摆脱教条的禁锢。

“纸上谈兵”式误区。现实中,一些

作战概念开发应力避免误区

■苏佳琳 单琳锋

作战问题往往难以基于现有条件解决,需要在开发作战概念过程中研究提出能力增量需求和落实推进举措。但部分作战概念开发单纯围绕解决设想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对实现能力增量需求的限制因素评估不充分,导致作战概念长时间处于“空中楼阁”状态,无法有效进入实战也就在所难免。美军1997年推出“网络中心战”概念,提出将战场联网颗粒度下降至单兵单装,实现高度分散部署条件下的作战效能全面聚合。但直到20多年后,全平台全员入网、海量信息融合、动态化供给保障等能力增量需求也未能完全实现。近年来美军提出的“分布式杀伤”“马赛克战”等作战概念,实际上是“低配版”的“网络中心战”,体现了联合部队网络化方案向现有支撑能力的妥协。开发作战概念,要处理好前瞻性和现实性的关系,只有合理评估现实能力的发展前景,充分考虑支撑条件“能否具备”“何时具备”的问题,才能确保研究提出的作战概念不脱离实际、不超越现实发展阶段。

不要让对手看到你在“流汗”

■张 肇 尚鸿博

挑灯看剑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想在军事对抗过程中占据主动,务必千方百计地隐藏和保护好己方真正的弱点,这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施谋计用兵的重要方面。

1947年5月13日,我华东野战军向被国孟良崮的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发起进攻。74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凭借优势武器装备,试图占领有利地形进行坚守。华野第一轮攻势受挫,敌援兵逼近,若不能迅速歼灭74师,我军将腹背受敌。是继续进攻还是及早撤兵?华野指挥员有些拿不准。此时,为74师空投补给的敌机却在无意中帮了我们大忙。孟良崮为花岗岩质山,没有水源。固守山头的敌军极度缺水,不仅口渴难耐,很多水冷式机枪也因枪管过热,无法冷却,难以开火。敌人只能拼命求援,要求空投弹药粮食,尤其是淡水,这说明74师已濒临山穷水尽的绝境。华野上下倍受鼓舞,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再次对敌发起猛攻,终于全歼74师。

孟良崮战役,华野之所以能在异常

险恶的条件下坚持既定决心不动摇,与察觉到敌机空投补给时不经意的“露怯”不无关系。古往今来,战争是物质力量的角逐,更是精神力量的对抗。势均力敌的对手,生理与心理的抗争到达极限之时,任何一方一旦看透对手的艰难窘迫,往往勇气倍增、战斗力大涨,甚至可能一鼓作气夺取胜利。所以,一位外国将领曾诙谐地说:在战场上,千万不要让对手看到你在“流汗”。

实践证明,任何事物的长与短都是相对的,可变的。任何一个作战体系也都是强与弱的辩证统一。越是实力不足的薄弱环节,越要用隐真示假的谋略示敌以实、示敌以强。威慑对手也要找准其要害“对症下药”,有效震慑惑敌,方可保证安全。

现代战争的作战空间由传统的物理域、信息域拓展至认知域,且认知域正成为大国博弈、军事对抗的关键之域。克劳塞维茨说,物质的力量只是一个“木制的刀柄”,而精神的力量才是“闪亮的刀锋”。科技发展使得战争制胜机理和战争规则随之变化,但无论战争形态如何嬗变,心理对抗的重要地位从未改变,不要让对手看到你“流汗”始终是一条需要谨记的重要原则。“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在“攻心夺志”领域压倒对手,更容易实现主观指导上的“出奇”,力量运用上的“击虚”,态势营造上的“致人”,有助于我们更加牢固地掌控战场主动权。

管窥美军智能化转型特点

■刘 丹

外军纵横

近年来,美军新一轮军事革命正在推进。这一轮军事革命的开始,源于一份名为《日益成熟的新军事变革》的报告。该报告认为,2035年之前的10多年,将是人类社会科技快速发展的飞跃时代,大数据、集群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制造、机器人应用等12个大趋势将影响人类社会未来发展。重大技术的突破将最终导致战争形态的变化——向智能化战争演进。为此,美军在继承上一轮军事革命成果的基础上,从机制、技术、理论和方法等多个层面持续推进新军事革命。粗略看来,美军这一轮军事革命呈现出以下特点。

汇聚力量,多方集智攻关。美军认为,对将来战争的研究和准备需要专门的机构与人才。二战结束不久,美国就成立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其基本定位和核心工作并不是以满足美国军方的现实需求为目标,而是探索国防科技新概念,预测未来战争可能的形态、样式等,研究分析具有潜在军事价值、风险大的新技术和高技术在军事上应用的可能性等等。

除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美国还建立了多种新的机制和渠道,进一步加大对未来战争研究的力度。具体包

括:一是国家层面,在美国国防部设立“战略能力办公室”,主要着眼未来战争,重点发展颠覆性作战能力;由国防部牵头组建“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10余名硅谷科技企业负责人,与国防部形成直接对接机制,推动高新技术与军事领域的融合。二是军种层面,美陆海空三军分别设有作战实验室,负责新的作战构想和作战概念的理论开发和实验验证。三是民间机构,在硅谷地区,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国防科技创新试验小组”,充分利用商业和院校的力量与资源创新服务国防科技。此外,美国国防部、国防工业部门、大学、智库以及知名媒体等定期联合组织未来战争研讨会,广泛挖掘动员社会力量集智攻关。

技术牵引,试图改变规则。美军认为,颠覆性技术是“以快速打破对手间军力平衡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技术或技术群”,此类技术一旦应用,作战样式将发生巨变。为此,美军始终将预测、开发、研制及应用颠覆性技术作为推进新军事革命的重要物质基础,不惜成本、持续投入。

自2013年始,随着美国战略调整,其明显加大了推进颠覆性技术研究力度。2014年,美国第三次颁布“抵消战略”,确立了以“技术优势”赢得对手的战略指导思想。2015年3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发布《国家安全突破性技术》报告,对关键的颠覆性

技术的发展方向 and 主要领域。为了研究确定“下一代技术”发展重点,美军召集60多名包括未来学家、社会伦理学家、风险投资家等不同类型的专家开展了调研,并在兵棋推演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对战争影响最具潜力的自主系统、定向能武器、网络能力、3D打印和人体机能改良等5种颠覆性技术。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防战略》中再次指出“确保我们有能力打赢未来战争”的8种新兴技术:先进的计算机处理技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自主技术、机器人、定向能、高超声速和生物技术,代表了当前美军颠覆性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主要方向。

更新理论,主动设计战争。从2010年起,美军作战理论中的威胁判断发生历史性调整变化,逐步转向了以“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为主。在这一主要威胁牵引下,美军开始着手准备与“地区军事强国”打一场“高端的未来战争”。经过10余年发展,当前美军已经形成在联合层面以“全球一体化作战”为统领、以“全域联合”“跨域协同”为指导,在军种层面以美陆军“多域战”、海军“全域融入”、空军“全域指挥与控制”等多种涉“域”作战概念为支撑,反映其新一代联合作战思想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为当前美军作战概念创新、武器

装备开发与立项、部队体制编制调整、作战能力转型等方面提供了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着眼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美国连续发布《机器人技术路线图》《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等文件,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军事应用。按照美军规划,到2035年前要初步建成智能化作战体系;至2050年前其智能化作战体系将发展到高级阶段,作战平台、信息系统、指挥控制将全面实现智能化甚至无人化,作战空间将进一步向生物空间、纳米空间及智能空间拓展,以实现“机器人战争”。

编后

战争史反复证明,一国军队一旦率先完成军事变革、迈入更高级别阶段,将必然引发战争形态发生根本质变,而仍然处于落后军事技术水平的国家军队,面对作战对手的以高打低,原有的军事能力将被大幅抵消,甚至有可能陷入“看不懂”“打不着”“抗不了”的作战困境。因此,加强对发达国家军队跟踪研究,洞悉未来战争形态演变特点,紧跟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加速推进军队信息化智能化作战水平,对于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至关重要。